



班车沿秦长城遗址朝西南奔驰着,从八盘山蜿蜒而下,在一急弯处,车窗外豁然闪现恢廓的渭河谷地,山下的文峰镇已近在眼前,车上有人指着文峰以西、一片氤氲中的建筑群说,那就是陇西城……这是1980年初秋,在家乡通渭参加完高考后,我被陇西师范英语班录取,第一次去往陇西城时的印象。

母校坐落于千年古城的东南角,是甘肃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南安书院所在地。出校门右手不到百米,就是城东门的雒楼和门洞,还有一段城墙。从小道可以爬上城墙,上面笔直平坦,就像操场上的跑道,总有同学在上面背书、聊天。教学楼前,两棵近三百岁的国槐,树冠遮天蔽日,临近暑假,总是香气袭人。

朝夕相处了二十多年,对于这座古城,我始终有一种被揽入其怀的感觉——温暖而宁静,身心融入其中。不管后来去省城读研、工作,还是在异国他乡游学游学,我依然是那个被“陇西化”的人。每次驾车驶过陇西隧道,总会激动起来。原来,久在陇西,陇西已然成故乡。

也因此,尽管世上古城千万座,唯两山相拥、三水环绕的陇西城,其雄浑风采,坚毅性格,最让我迷恋。矗立于古城中心的威远楼,九百多年来与陇西人相伴,二十六米的楼高使人仰望。这高度,从北宋时期直至20世纪90年代,都是鹤立鸡群的地标建筑。楼与城彼此依存,城与人相互成就。“陇西有个

印象陇西

□ 杨晓峰

钟鼓楼,一头戳到天里头。”一首民谣将古城这一文脉传播得更接地气。

沿城南边的仁寿山拾级而上,渐次出现的寺庙殿阁错落有致,唐风唐韵,萦绕身边。登上八角亭,凭栏俯瞰,漫山的翠柏红叶下,山麓的碑林,已淹没在历史长河。为赓续这古城文脉,人们又重新选址,依山重建了碑林景区。山下,古城恢宏的现代气势,升腾至山的高度,塔吊正忙。目之所及,密集簇立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的时尚小区,清晰地长在湛蓝纯净的天空下。

记得早年间仁寿山脚,每逢上下班高峰,特别是傍晚时分,从西郊西铝厂和东郊西冶厂两家企业,就会涌来两股自行车流,沿平行于南城墙的316国道,裹着东来西往的汽车来回穿梭。在南门、东城墙和西城墙的铁路专线平交口,当护栏偶尔落下时,竟然还会拥堵。火车汽笛声、汽车喇叭声、自行车铃声、工人招呼声、中学生的欢笑声组成的交响乐,一时回响在这座西部

工业重镇的大街小巷。

城北,四月天的火焰山,茂密的树影和喷灌的水雾覆盖了当初裸露的赭红色山体。树已成林,绿色不断延展。站在高处,朝南远眺,北关的街巷纵横交错,新老建筑以各种方式镶嵌在一起,学校、医院、加工厂、超市、饭馆、菜市场、文玩坊、裁缝铺、理发店……应有尽有,是千年陇西曾经商贾云集的最繁盛场域。眼底下,簇拥在保昌楼附近的一坡杏树,身段各异,几位少女在林间游玩,杏花落在她们的青丝蓝裙上,似漫天繁星,演绎着渭水边的春意野趣。一块块金色的油菜花和绿色麦田,裹着西河沿边的自然村落和朴素低矮的院墙内怒放的梨花,以春的名义,完成了一幅田园风光的油画作品。

北关老街,当年我任教的中学就坐落于此。老街并不宽,中段和南段新铺了水泥路,平坦舒适。参差交错的各种铺面沿街铺开,顺势南去,像古城的磁针,曾吸引北方的商队,纷至沓来,商客

们从这里出发,经鼓楼,过县府,出南门,走向川陕黔滇。街边的老房子,临街都以木头做门框、门扇和墙面,铺面里面都有小门,通往后面的四合院落。

曾经有座明清时代的两层老木楼,嵌于街边商铺之间,每次路过,不由放慢脚步细看。人去楼空,禁不住猜想它以前的主人什么样。尽管门板和护栏风化破陋,但二楼走廊上的雕花窗棂和房顶飞檐翘角的轮廓,在默默诉说着老街的过往。而今,旧木楼已变身为三层青砖青瓦仿古建筑,两侧是清一色的仿古风格楼群,见证着古城文化的厚重底蕴,收藏着时光印记。

老街未老,还在彰显着无限的魅力。很欣喜,庙台修葺一新,庙台立于老街中段一巷口,是北关独领风骚的地标,因明代在小巷两边筑墩台,台间辟东西向拱券门洞,上面建有武庙故基。

寸土寸金的闹市区,密如蛛网的大街小巷,无论今昔,总是被商铺旅店饭馆挤得满满当当,南来北往的过客,熙

熙攘攘。马路两边的槐树已成气候,掩映着楼宇间的窗户,枝叶缠绕在对方的空间,像情侣牵着手,天荒地老的样子。

陇西人用轻柔平声的口音说出的“玉河”,就是渭河,它从渭源鸟鼠山出发,马不停蹄一路东奔,在陇西城西北角与西河不期而遇,大了体量,柔了性情。于是,不知哪朝哪代,陇西人给渭河起了个浪漫的名字——“玉河”。

“玉河”给岸边这座城池平添了不少灵气,与伫立北关千年、气度非凡的李家龙宫相得益彰。而孤独的南河,一直与渭河相向而行,听多了河堤两岸、柳荫深处的青春呢喃,最终不甘寂寞,转身执拗向北,在莫家门附近与渭河结伴而去。

至于追求光景的一份份执念,贯穿于一日三餐,就能妙趣横生,连小吃都体现了视觉美学的意境。比如一碗碧绿如黛的烧鸡粉,陇西人硬是用菠菜汁,让食客置身于自然,使你一边咽着口水,一边用味蕾迫不及待地去触摸翡翠般的粉块。直到今天,古城的大小餐馆里,色如咖啡的饴饴面、艳红透亮的脆腊肉、晶黄滑溜的酿皮子等,陇西人于谈笑间,将忠于食材本色的品质,升华为饮食色系的禀赋。

夜幕降临,万家灯火,街巷飘荡着欢声笑语,当然还伴着手机抖音里熟悉的歌不时传来。

鼓楼的燕阵依然,陇西城的夜雨没变,变了的只有听雨的人。

听见春天

□ 赵兴高

那个早上,我听见小河
咕噜咕噜,像是漱干净了口
有话要说

河边的花朵,小嘴唇儿
叽叽喳喳,还是小河里的浪花
抑或,是浪花里的小鱼

哦,枝头一群鸟儿
飞来,又飞走;飞走,又飞来
春天是它们衔来的吗,或者
它们要把春天衔到哪儿去

二

花很美
握花的手更美
藏在田野、林间、悬崖里的手
伸出来吧,让我看看春天的手
有着怎样的矜持

冰乳垂珠,冰乳
在阳光下一闪一闪
春天的牙齿真白呀

垂柳的大辫子垂下来
风是谁的手呀
将柳树搂得紧了又紧
生怕路过的哪个
和春天走得太过近

三

空中飞来的雁阵
是春天的纤夫吗
它们的叫声,听起来
像是嗨哟嗨哟的号子声
好像它们不拉紧那根纤绳
春天就翻不过一道又一道的山岭

蜜蜂飞来,又飞走了
而蜜蜂吻过的花朵
——春天的女儿
在风中转过脸去
拒绝蝴蝶亲吻
它讨厌蝴蝶
穿着和自己一样的花裙子

请允许我做梦,梦见
我,把自己留在这首诗里
做了春天的邻居

惊蛰(外一首)

□ 马迎途

社火,地蹦子,舞龙
舞狮,踩高跷,扭秧歌
锣鼓,声喧天,吆喝响
鞭炮,二踢脚,窜天猴
在半空中炸响,给大雁
接风洗尘。这么震耳的声响
冰河裂缝,川流不息
根的肺有了呼吸
藏在泥土中的蛰居者
苏醒了一只眼睛,竖耳
侧听一声老牛的引吭高歌
风在地上滚草儿
风从高处,掬在地上
抓紧了滚动草。又挡住
车轮子。停留在旷野之息
把尘埃涤荡

春天的书信

铺开宣纸。问候
祝福,修辞,工整有序
排列在荒野上。鹰
握紧毛笔,泼墨
于山坡,阳光斜照
影子划过。枝丫丫
画出含苞。微风
抓痒柳枝,梳理
大地,把把在作业
把一行行书临摹
老牛恭维着大地的画卷
想着田埂上凸起的草芽
鞠躬一世的大名,即将
写在春天的一张白纸上



转弯遇见月亮

□ 常 丽

小区门口的柳树上,挂了红的粉的黄的灯笼。张着枝丫,灰扑扑了个冬天的柳树,陡然间喜庆了,柔和了,也带着羞怯的模样。

天微微亮,刺骨得冷。车驶过挂了灯笼的花雨路。各色的灯笼亮着,行走在一片璀璨里。穿过十字路口向西,路灯灭了。朦胧的晨光里,天空呈现出冷冷的淡青色,道路两旁的白杨向前延伸开去,低矮的冬青、榆树在晨曦的微光里暗褐着,它们习惯依着园丁整理好的姿势站立,排列整齐地弯曲延伸向路的尽头。

大约200米,到了路的尽头,就在要转弯向北走上大桥的时候,我看见了月亮!

它低垂在树丛间,仿佛穿过树林就可以触到它,硕大的圆盘,像一座雕塑,安稳又沉重,金黄的盘面上雕着淡褐的图纹,猜度那图纹该是嫦娥仙子歇着了,玉兔就紧紧依偎在仙子脚边,蜷缩着打着盹。再拐弯向北,此时的月亮竟然动起来,在树丛间跳跃,时而躲在树后,时而又在树间调皮地露个脸,像妈妈带着

少不更事的孩子在捉迷藏,简简单单的游戏惹得孩子咯咯笑个不停。想到这里,嘴角弯起来,古老的月亮,母亲一般的月亮,还有婴孩一样的自己,也很有趣。突然很想停下来,在这条每天匆匆行过的路上,看看此时的月亮。

走过斑马线,站在桥头。月亮深沉温柔地与我凝视。丛林中的月亮,让我想到林深见鹿。此时的月亮,仿若一只洁白美丽的巨鹿,静卧林间,倘若我往前走,再往前走,它就会受到惊吓般跑开。我静静地看着月亮,回想在过去的光阴里,我怎样忽略过它……

继续驱车往前,视线被几栋楼宇遮住,此时,东方的天际泛起了红,天空是浅浅的粉,往下是玫瑰色的红,接近地平线则是橘红。这是技艺精湛的画匠用尽所有颜料也调不出的色彩,冷色的浅蓝、淡青,暖色的浅粉、深橘,相互重叠,相互交织着,在东方天际流淌。辽阔无垠的天际,用最美的色彩,最壮丽绚烂的方式孕育太阳,迎接今天的到来,想想就令人感动不已。

在辣椒小院感受科技兴农的成果,我们仿佛看到一辈辈人挥汗如雨、接续奋斗的场景,耙地、播种、施肥、育苗、除草、搭架,扶持着一株株幼苗茁壮成长,结出圆的、尖的、长的、绿的、黄的一段;在胭脂泉边,魁星楼下,我们聆听一段遥远的历史……

正义峡的冬天是静谧,是深远,是静静地蓄势,是默默地守望。西流的弱水穿山而过,成群的冰凌漂浮在河面上随冬水缓缓流动,犹如一朵朵盛开的冰凌花在水面起舞。它们相互碰撞,互相拥抱,发出阵阵清脆的响声。立于水边,心境豁然开朗。

在鞭炮声中走进农家新居,温暖的阳光环抱着墙弯处慈祥的老人,嬉闹的孩童笑碎了冬日路过的清风,一首《喜洋洋》越过新居屋顶飘向四面八方;还有枝头的喜鹊,早已把远方来客的消息悄悄告诉了新居的主人……浓浓的乡愁把思绪拉向童年的记忆——小时候爬过梯架,滚过铁环,捏过泥人、垒过“城堡”的小伙伴们,还你一身轻松和童真无邪。故乡,是无数个游子想回却回不去的地方,也是无数人回去就不想离开的地方。乡愁,在心里,在梦里,在游子日夜兼程的行囊里。

“天下粮仓”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跃入眼帘,瞬间,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同时也被大爱无疆的时代感温润周身;在崇文楼下我们收获了夕阳——成排的麻鸭沐浴着落日的余晖,游弋在静静的湖面。我们手捧落日,在金色光环下与一群白鹤对视,像列队的士兵站出了即将迎战的气场,壮阔的冰面是它们的战场,我们用相机定格它们世界的雄壮和宏伟。

夕阳西下,白雪覆盖的祁连山脉,高耸入云的崇文楼,白墙灰瓦的和美乡村,枝头的鸟雀……在一个安静的冬日,我们沿着弱水河畔找到了来时的路。



百花

第3231期

三交古渡

〔油画〕

冯洁作

杏花丛中殷家城

□ 李安平

殷家城距离镇原县280里车程,距离庆阳市区320里的车程。从地图上端详,殷家城的地形呈锯齿形状,处在宁夏彭阳县、甘肃环县交界处。这里地域辽阔,一道山连着一道山,茹河穿境而过,人绕着山,山绕着人,就这么一辈人延续着一辈人。

殷家城干旱少雨,当地为了造林改善生态,把这里最古老的柴家树种得满山满洼。一晃几年,殷家城的地貌换了颜色,春天粉红色的杏花漫山遍野,秋天霜染的红叶姹紫嫣红,一时游人如织,格外抢眼。春天的天气忽冷忽热,殷家城的杏花也受了冻,花期推迟了几天,杏花最繁最盛的李园子十里杏花景区,一枝枝,一棵棵,一坨坨,次第竟放着。

看杏花最好的去处是李园子北边的烽火台,从山洼一路攀爬上去,不到百米的脚程就可以看见一座圆锥形的土丘,它就是烽火台。殷家城的烽火台大概是北宋时期所建的防御系统,一有敌情,狼烟四起,兵寨和城内随即作出相应的响应。时光如梭,越过千年的烽火台,只剩下土丘般般的轮廓。站在烽火台上,四下张望,李园子像一片粉红色的花海,我们仿佛置身历史的漫漫长空,今夕何夕,多少物是人非早已淹没在视线之内的黄尘古道,这亘古的土丘和岁月

年年的杏花依然开了又落落了再开。殷家城的杏树造型古拙奇崛,显得古意盎然,虬枝奇形,一树一形,形状万千,杏花跃然枝上,宛如簇簇梅花,让人浮想联翩。殷家城的杏树几乎都是小老树,个头不大,枝条上布满了锥形的刺,一个杏树的枝芽遇到雨水的年份,实现不了长成枝梢的梦想,它们就耐着性子长成一根根锥子似的刺来,不懂的人不喜欢它们身上的刺,其实,这恰恰是杏树对干旱的一种抗争。殷家城的杏树枝干上镶嵌着岁月赋予的金黄色锈斑,这是干旱打在它们身上的又一印记,印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像金钱豹的黄色金斑一样光彩照人。

殷家城的山古老而静谧。在殷家城,山都不高,也不大,山和山之间似乎也不依不靠,一座山有一座山的名字,一座山有一座山的样子,貌似雷同,实则形态各异。名气最大的两座山,一座是白虎山,一座是殷家城的古城遗址。

殷家城的古城其实就是一座山,古人沿着山势修了防御外敌的工事,把城内的百姓保护起来,加之居高临下的壁垒地形,自然形成了易守难攻的优势。眼前的殷家城,在正午阳光的照耀下,静谧如斯,我们静静地注视了许久许久,谁也没有说话,都不想去打扰它的宁静。

从殷家城古城下来,一路前行,

弱水河畔

□ 马子涵

抱着对暖阳下波光粼粼的正义峡的向往,我一路向西而行。

天气依然冷峭,同行者十余人或熟识或不熟悉,因为一份热爱聚到一起。路边的杨树、柳树、芦苇、红柳,一排排一簇簇,卸下绿装红绸,给冬以最虔诚的尊重;辽阔的大地包容着世间万物,结了冰的河道、挥鞭的牧羊人、觅食的小仓鼠、裹紧衣领的行者、炊烟袅袅的村落,总让人心生一种对浓浓乡情的疼惜和爱恋。

我们都曾在这里度过春夏秋冬。期盼过百草萌动的春,在青草冒尖时沾过清露的露水;沐浴过绿树成荫的夏,在荷花香里捕过立头的蜻蜓;追逐过金黄漫天的秋,在一波秋水中望穿伊人的净眸。而今,我们又在叶半青黄的冬日,结伴于马尾湖畔。